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信笔扬尘

人间小景

把羊赶到山上去

冬天好像一块生了锈的废铁，风过，锈被吹落了，锈一脱落，远远近近就铺了一层淡淡的嫩绿。每到这时，咀嚼了一冬干草的羊儿们忽然间显得亢奋起来，它们站也不是，卧也不是，在圈里来回走动，不时发出焦急的呼唤，偶尔也让自己温柔的目光从栅栏的一角挣扎着瞟出去，落在离村子不远的一条土路上，或者更远一些，更远一些的地方就是湛蓝的天空了。我知道，到了夏天，大片大片的荻花就长在那个地方，随起伏下去又随风弹起来，白色的芦花可以一直摇曳到青黄不接的晚秋。我在那个地方曾经割过草，摸过鱼，还挖过别人家的红薯。

关于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从不远处的那条土路开始的，它连接着我的生命历程和与此有关的记忆。我知道，一切都像春天一样张开了翅膀，既然已经开始，就无须考虑结束。我们在俗世中获得平衡抑或救赎，任何事情至今也没有一丝一毫要结束的痕迹。里尔克说：“有何胜利而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我的记忆里常常闪烁着这样几个关键性的词汇：火车、街道、旅馆，它们有时候让我异常着迷，它们就像黑夜深处的路灯，将我的影子拉长了又拉短了。后来，我长大了，坐过更多的火车，走过更多的街道，住过更多的旅馆，然而小时候的火车总是让我无法忘却，那条巨大的蜥蜴叫着穿过无数个街道和旅馆，或者在黄昏，或者在黎明，或者在雨季。

这些最初的认识完全取决于我的寄宿生活，我所寄宿的那个地方是皖北一个叫芦小庄的村子，我的姥姥曾在那个村子里生活了一辈子，一直到骑鹤西去也没离开过那里。

这些年，因为我的父母落叶归根回了老家的缘故，我也时常能够回味一下儿时的生活。有一年我还专门抽空陪母亲去了一趟芦小庄，羊群已经不见了，裸露的平原没有一点绿意，我十分纳闷地里怎么不种东西，大舅告诉我：“现在种地辛苦，又赚不到几个钱，许多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可惜呀，地都荒了。”

荒芜了的仅仅是土地吗？纯洁的、善良的羊儿们再也看不到远处的青草了，还有那片湛蓝的天空。

村子里几乎没人住了，他们大都搬到了街上。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碰到了一位腰粗如桶的女人，她惊讶地叫着我的小名，而我张了半天嘴也没想起她是谁，反问道：“你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你嘴上的那道疤就是在这里留下的。”我的脸一下红了半截。旁边的一位老人也认出了我，他笑呵呵地说：“你小时候的故事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后来你走了，好多人都惦记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回去的路上，我二哥一脸坏笑地告诉我：“你怎么把她都忘了，小时候你俩最喜欢在一起玩，你说她很漂亮，还说娶人家做媳妇，人家都答应了呢！”我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我说过这句话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我二哥紧接着又问我：“你现在觉得她漂亮吗？”我一下子想了起来：“是不是姥姥邻居家的那个小女孩？”“没错，是她，这下想起来了！”

天哪，小时候我朝思暮想的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怎么会是她呢？

流年似水中，我正悄悄地一点点接近那些不曾消失的事物，虽然它们无法触摸，遥不可及，但事实上它们一直存在着，从来都没有被我遗忘。我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地方，读了一些不咸不淡的书籍，思考了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可是到头来，我的许多想法好像在往回走，或许还在半路上，也不知道是在来的半路上呢，还是在回的半路上。我喜欢一个人在路上的那种感觉，是愉悦的或者沉闷的，甚至是孤独的或者忧郁的，但是只要在路上总能碰上一些启蒙我内心世界的人，他们不露声色、一动不动，就径直到达了我要去的地方。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一直到今天我逐渐明白了这几句话的真正寓意。我知道在我们的脚下，每一步都会有无数个熟睡的幽灵，于是，我懂得了让自己的脚步轻点，再轻点。

梦境里的羊总是在四处张望，它们的眼睛里充满了迷茫和感伤，它们的春天和青草在哪里呢？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想：我们是羊吗？如果是羊，就把羊赶到山上去。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六月，众声归来

徐育兵

一入六月，奶奶便从檐口取下一把把干粽箬，用水泡在木桶里，那些干瘪的粽箬便舒展开来，变成青黄色，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奶奶把糯米用水泡涨开，便坐在叭叭叭的板凳上裹粽子。奶奶裹的粽子，全村人都夸俊俏。奶奶要裹好多粽子。一是端午节要来了，给细仔儿解解馋；二是要收麦了，粽子是给收麦人中途熬饥添劲的宝。粽子在钢精锅里煮，水在锅间冒着泡，发出“咕咚，咕咚”的响声，这是六月我最期盼的声音。

六月的风，带着燥热，吹过麦田，麦穗发出“沙沙沙”的声音，这是爷爷期盼的声音。转眼，在“沙沙”声里麦子黄了。我跟着小脚的奶奶把熟粽子送到麦田里，顺便也帮帮忙。我知道，爷爷和爸爸妈妈干了半天的活，肚子一定“咕噜，咕噜”地叫唤了。

走在路上，布谷鸟在树梢飞过，发出应季的鸣声——“布谷！布谷！” 鸣声前高后低，清亮短促，十分悦耳。我问奶奶，它叫的是什么呢？奶奶说，它叫的是布谷、布谷啊，就是说该播谷割麦了。俗语说得好，布谷啼，农事急。农忙不分老

少，咱们快点走，到了田里也好帮帮忙。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加快了步伐。

仿佛是默契地约好了，远处传来四声杜鹃抑扬顿挫的应和声：“咕—咕—谷—咕！咕—咕—谷—咕！” 只闻其声，不见其影。我问奶奶，它在叫什么？奶奶就跟我讲起了古，说早年间，有一对年轻夫妻，也是在六月，丈夫被征召去修长城，临行前，跟妻子约好，等第二年麦子黄了，麦田草枯了，他就回来。妻子日里等夜里等，终于等到麦子黄了，麦田草枯了，却没等到年轻的丈夫回来，只有远处传来的声声啼叫：“麦黄草枯，麦黄草枯！” 原来它叫的是这个意思。听了奶奶讲的古，我若有所思，一缕愁怨在心头悄悄萌生。

田里，爷爷、爸爸、妈妈正挥汗如雨，粽子来得很及时。他们喝水，叫了粽子又开紧张地干活，我和奶奶一起帮他们扎捆麦把。几只斑鸠在远处捡麦粒吃，一边跳着吃，一边朝我张望，发出“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听起来很惬意的样子。我问奶奶，它们叫的是什么呢？奶奶说，它们欢喜呢！丰收了，大家都欢喜。哦，哦，丰收了大家都欢喜。我



亭亭玉立
翁桂涛 摄

风雅颂

陈怀的诗

一起荡秋千的夏日

树荫与秋千配合默契
荡起来，在夏日里放飞自我
天空倾斜，大地倾斜

世界是晃动的
我们在夏日里摇晃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一直到今天我逐渐明白了这几句话的真正寓意。我知道在我们的脚下，每一步都会有无数个熟睡的幽灵，于是，我懂得了让自己的脚步轻点，再轻点。

梦境里的羊总是在四处张望，它们的眼睛里充满了迷茫和感伤，它们的春天和青草在哪里呢？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想：我们是羊吗？如果是羊，就把羊赶到山上去。

相约一夏丰盛

以蝉鸣为引，写下契约
烈日为印，用酣畅淋漓相约一夏丰盛

把绿色推向树木的深处
看荷叶托举清凉的露珠
听蛙鸣鼓噪夏日的脉跳

向着炽热的生活迈进
收获盛夏的果实
像充盈的蓝莓，像饱满的西瓜
收藏一片海

雷霆绽放生命之花，秋日来临之前
在夏日里迸发、舒展、狂欢

光线从裂缝中进来

山体环抱，曲径通幽
走进大山腹部的人，把喧嚣抛在山外
似乎是一种回归母体
寂静，幽深，迷宫一样的路途

也许是为了让行走者不迷失
大山留下了裂缝，作为一扇开启的窗户
光线从裂缝中进来
行走者看见了一线天的景观

看见的天空端坐在光线之上
像一尊佛
裂缝里不仅仅进来了光
也进来了风声、鸟鸣

风动荷香

燥热难安的时光在风中荡漾
荷叶田田稳住水面
任凭风怎样挑逗
也掀不开这宽大的掌心

荷花婷婷，立于俗世的水上
在喧嚣的夏日
用存在的状态诠释了人间清醒

而身世被藏进时光的褶皱里
随风流转，风动荷香
为天地立心

洋甘菊的夏天

洁白细长的裙摆
围绕着一颗明亮的金黄花心
在田边、路旁、荒野
夏日，我遇见散落草丛的星星
在风中摇曳

夏日，很多事物还在痴迷于
高处的风景
而你却在滚烫的土地上
在蝉鸣的聒噪声里
书写着逆境成长的一生

茶饮中的涅槃重生
你在炎炎夏日，为浮躁的尘世
注入了一剂镇静安神、舒缓炎症的药剂

屋檐下的燕子

忙碌的生活，也需要寻一个避风港
搭建起遮风避雨的安乐窝
衔泥，筑巢

似有所得，点点头。

太阳快要落山，我和奶奶提前回来做晚饭。等全家吃晚饭，星星已经出来，蚊子也开始唱歌。它们发出“嗡嗡”的合唱，还爱跟着人唱，赶也赶不走。爸爸妈妈洗完澡早睡了。我不想睡，拉着奶奶的手，去院门口的桥头乘凉讲古。桥的对岸是一块块碧绿的秧苗池。白天的秧苗池静谧无声，除了偶尔秧苗池深处隔断鸟发出两声“端—喔，端—喔”的叫声。奶奶说，隔断鸟叫的是“端碗，端碗”，叫人们端碗时勿忘种稻人，以后吃饭端碗不能掉饭粒了。我照例似有所得地点点头。

而此刻，夜幕降临，秧苗池一改安静的模样，开始了夏夜音乐会。先是一两只青蛙发出零落零落的叫声：“呱—呱，呱—呱”，仿佛在说，伙伴们，快出来啊！果然，很快就有了响应的声音，“呱呱呱，呱呱呱。”更多的声音加进来，有的是“咯—咯—咯—咯—咯—咯”，有的清脆，有的浑厚，有的悠长，有的短促，各种蛙声交织在一起，杂而不乱，错落有致，汇集成最终的田野大合唱。我问奶奶，它们叫的是什么呢？奶奶用蒲扇拍我一下，说，田鸡呱呱叫，丰年要来到。它们在预报今年的好收成呢！奶奶说着笑了。我若有所思，也跟着笑了。

多年后，奶奶早已作古。我还会怀念那六月里奶奶给我讲的古，还有那六月田野里生长的鸟鸣、蛙声。

石头

吴兆敏

北宋诗人陆游在《闲居自述》中云：“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解语花的喧闹，无言石的静默，对于晚年闲居家中的诗人来说，他更喜欢后者。

北宋书画家米芾人称“米颠”，因个性怪异，举止癫狂，见到喜欢的石头直呼“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膜拜不已，“米芾拜石”成为爱石之人的美谈。

“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与米芾同时代的苏轼也酷爱奇石，在任登州知州离任前数日，游览了蓬莱阁下的海滩。沙滩上布满了被当地人称之为“弹子涧石”的各色小石头。苏轼喜出望外，捡了许多放在袖中，置于盆盎，栽植菖蒲，并作《文登蓬莱阁下》。在诗人看来，小小的石头，就是无垠的大海。

时隔千百年，这些名人与石头的故事、诗篇因其名气而流传至今。他们钟爱的石头无一不是天然的奇石，挺拔峻峭之“瘦”，四面相通之“漏”，晶莹剔透之“透”，凹凸不平之“皱”，拙劣朴实的“丑”，尽显石头之奇，石头之美。

我大概是四十岁开始关注石头的。我关注石头，缘于老家的欲观。一块外表粗糙的石头经过匠人千百次的雕刻，千万次的打磨，变得生动起来。那温润如玉的触感，各种天然的罗纹，瞬间让人爱不释手。

常去歙砚原料龙尾石的主产地婺源砚山村。老坑早已禁采，但龙尾山下的芙蓉溪里尚有遗落的边角料。在被爱砚之人翻了无数次的河滩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块，从初时的“捡到篮里都是菜”，到后来逐步分清优劣，颇费了一番功夫。买几把刻刀，将一块块砚石雕成砚台，虽不精细，但随心所欲的作品更让我陶醉。

去户外，只要有石头的地方，都是我的目光所及之处。虽不是上等的砚石原料，只要石质细腻，适合雕刻，都会捡回家中，构图、下刀、打磨，自赏，自娱，享受与石头对视对话的过程，沉浸在石上生花的静美里。

早些年，跟朋友特意去黄山脚下的河流中捡过黄蜡石、绿彩石、黑珍珠石，终究难寻真品，继而放弃。去朋友开的奇石店，造型各异的奇石，或口具象，或口抽象，或口意象，画面石、文字石、色彩石摆满了满满一屋子。对奇石近乎痴迷的朋友，向我介绍每一块石头的来处和他眼中的意象，对奇石兴趣并不大的我不忍打断他的津津乐道。我自知奇石好看，但不易得，奇石尊贵，却显高冷。对于我这样一个向来随遇而安的人来说，我更喜欢每一块平凡无奇的石头。

老子《道德经》有言：“是故不欲琼球如玉，珞珞如石。”大意是有道之人不愿像珠玉那样尊贵华美，而宁愿像顽石那样 坚实质朴。石不在贵，而在于真。这真，是见素抱朴，是质朴无华，是实在，是实用。

皖南山区不比平原、草原，石头多得是。百年前，祖辈们从高山迁居到百里外的另一座大山深处，切坡筑屋，开荒种地。房屋的基石来自对面的石山，铁凿、铁钎、铁锤，与坚硬的岩石较量。取出的石块从石宕滚落山脚，然后两人或四人抬上筑屋的对面山上。积石成基，稳稳地托住夯土墙或砖墙。石块横七竖八砌成石磅，石磅上盖起堂屋、厨房、猪栏，不规则的石块被石匠巧妙地拼接在一起，牢固而又美观，这是皖南高山村落常见的构建样式。

徽州多古道，古道多石板。就地取材的石头，凿成石板或石条，一阶级一阶级铺成道路，穿过山林，连接起山庄，通向更辽阔的山外。周末，常去古道走走，几百上千年的古道上，粗糙的石板被踩得起了包浆。有些古道边尚有石头搭就的凉亭，成了户外休闲之人歇脚的地方。不知这些被岁月磨得发光的石头是否记得某朝某代某人由此北上通政、求学赶考、运输粮担的情景？

老家的门槛是石头的，夏天时端着饭碗坐在上面，凉快。碾子、磨盘也是石头的，是个汉子从七八里外的村子翻山越岭抬来的。家家门口都有一块磨刀石，经年累月，被柴刀、草刀、菜刀磨得弯起了腰。父亲腌制的腊肉上会压上一块大石板，母亲腌制的咸菜上会压上鹅卵石，山脚下的小溪里只有片石，没有光滑的鹅卵石，鹅卵石得到山外的大河里捡拾。

五个长得一般大小的小石子，撒在泥地上，一抛，一捡，“捡石子”的游戏是女孩子爱玩的游戏。男孩子爱舞枪弄棒，找段铁丝，做把弹弓，子弹是石头的，树上的鸟雀被突然发射的石头惊得四处逃窜，不知踪影。

二十年前，小山村的年轻一辈陆续迁居山外，砖瓦房倒塌了不少，红砖在经年累月的风雨中化成了泥，但石头屋基还在，湮灭在荒草中。碾坊、磨坊也倒了，但坚硬的碾子、磨盘还在，一半在泥土里扎根，一半在空气中呼吸。

“石者，天地之骨也。”石头的本质是坚硬、顽强，是恒久、长远，无关美丑，骨气可人。聚之，成岩成山，壁立千仞，直入云端；分之，成沙成块，铺路竖墙，筑坝搭桥。可“补天”，可“填海”，可“称象”，可“垫脚”，可“试金”，……可在群山中成“佛”成“仙”，长成一景；可入园入室，抬眼见山海，低眉思岁月。

